

悠游·十八湾

我在冈仁波齐

迟悟 文 |

冈仁波齐是一座山，一座在西藏人心目中有崇高地位的神山，坐落于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。山下，转山人长年不断，有本地人，也有世界各地的游客。

不久前的西藏行，冈仁波齐也是我目的地之一。本想入乡随俗去转山，由于高反，中途返回。

湛蓝的天空下，冈仁波齐耸立在一片色彩斑斓的经幡之上，耸立在一片逶迤的群山之上，远远就进入人们的眼帘。山峰海拔6600多米，像金字塔，峰顶长年积雪；那像被洁白的哈达围拢的“金字塔”，看上去晶莹剔透又巍峨庄严，闪烁着东方神秘的光。相比埃及沙漠里那古老的金字塔，更显得钟毓灵秀有自然生气，仿佛告诉你她就是传说中的世界中心。

围山转一圈是56公里，山路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。一般人需两天转完，本地人只要一天。我是准备着两天转完。当天早上八点多钟，乘景区的车到转山点。看着那洁白的山峰

近在眼前，有点莫名激动。开始路平，感觉还好。渐渐有了坡度，虽然不大，但非常吃力，每一个坡登上去后要停下来歇好一会。看着弯弯曲曲的路，不断有上坡，我想到了放弃。路面全是自然形成的碎石子和渣土，不一会从鞋面钻入鞋里，有点不舒服。看着别人穿着那种深帮鞋，裤脚裹得严严实实，才知道事先自己的转山攻略做得不够。我走走停停，几乎每迈一步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不时有人超越我，有的是穿着藏袍的本地人，有的是像我一样的游客，特别是那些本地人轻松地迈大步，让我望尘莫及。走到一个开阔的山坡上，看到三男一女四个藏人，席地而坐，居然从挎包中拿出一个小炉子，烧起酥油茶。除了自己喝，还不断邀请路人加入。看到他们黑里透红的脸上幸福美满的笑容，看到他们敞着藏袍随地而坐怡然自得的样子，我非常感慨又非常羡慕。也许，对他们而言，转山就是一种日常生活。

大概走了十几公里，实在走不

了，我叫了一辆车返回。这是一辆叫不出名的越野车，开车的是一个藏族小伙，专门拉像我这样半途返回的人。山路，人走无碍，开车显得狭窄，好几处有突兀的大石头拦道，眼看开不过去，小伙子驾轻就熟，似乎已不是走了一次，左拐右拐就越过了。半个小时后我回到出发地：塔钦。

塔钦本来是冈仁波齐山脚下的一个村子，十几户人家。随着旅游开发，这里成了一个转山游客的集散地，昔日的山村变成了小镇。大小酒店宾馆不计其数，有的砖瓦结构，有的像临时搭起的棚户房。我住的“金鑫大酒店”，不知什么材料建的，仿佛全是板材拼接而成，踩着楼梯发出“吱吱”作响的声音。酒店外的路多数也在扩建之中，感觉在加速提高这里的接待能力。

酒店老板告诉我：除了冬天封山外，他们酒店基本都是客满。我隔壁房间住在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陈先生，是重庆人，他说2015年、2016年，包括今年，先后来三次转山，都住在

这酒店。听他说转山三次，我无地自容，像小学生一样请教他经验体会，他说两个字：坚持。三次转山中，他遇到各式各样的人，有人住在这里五个多月，转山108次；有人三步一磕头，25天围绕山转一圈。曾经有一位女士，陈先生看到她上气不接下气、蜗牛一样前行，递给她一块巧克力，劝她高反重，身体第一，意思是不要再坚持了。然而，让陈先生惊讶的是，在转山海拔最高的5200米卓玛拉垭口的山坡上，他依然看到她没有放弃，在蜗牛般前行，这让他终生难忘。

也许陈先生受了她鼓励，临走时说可能还要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离开酒店时，看到一批游客在办理入住。不知道他们中有几个是陈先生，有几个是我。我想冈仁波齐是一座看得见的山，还有一座看不见的山在每个人心中。也许更多的人是在转心中的那座山，是在挑战自己。正如仓央嘉措诗中所言：转山转水转佛塔，不为修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

众生·人民路

耄耋伉俪

毛小言 文 |

我们家居住的小区，在群楼中央保留了一个原生态的鱼塘。鱼塘稍加修建，引来一对黑天鹅，便称之为天鹅湖。天鹅湖小区建成将近20年了，天鹅湖畔房屋外墙的白色涂料斑斑驳驳，看上去有些陈旧，天鹅湖的草木花卉却愈来愈郁郁葱葱。小区的业主和附近居民都喜欢来天鹅湖散步。沿着天鹅湖走一圈，就我的脚步丈量大概九百步。

2019年末，黑天鹅叼泥做巢，在湖心小岛的浅水湾堆出一个浴盆大的土墩，泥巴携带的草籽长出了茂密的绿草，黑天鹅就在那绿色的土墩里孵小鹅。大家将信将疑关注着黑天鹅，有人觉得冬天里孵小鹅不太可能成活。2020年冬春，在新冠肺炎疫情侵袭的日子里，两只毛茸茸的“丑小鸭”在邻居们的微信群里互相转发，成了我们这个地区的网红宠物。一年过去了，“丑小鸭”变成了美丽的黑天鹅。2021年初冬，黑天鹅又孵出三只小天鹅，带大家多少期待！

居住在我们对面小区的一对老夫妻，常常来天鹅湖散步。老先生中风后留下后遗症，他拄着拐杖，拖着僵硬的身体，每行走一步就要停顿一步。老太太亦步亦趋跟在老先生身后，她随身斜挎着一只卡其色的帆布大包。走到湖边，老太太从帆布大包里掏出一包莴笋叶或者青菜叶，黑天鹅看见他俩的影子，就默契地游过来。老太太“嗬嗬”叫唤着，老先生用拐杖支撑着身体重心，笑意盈盈站在一边，看着老太太喂黑天鹅。

喂罢黑天鹅，老两口坐在湖边的木条长靠椅上晒太阳。老太太从帆布大包里拿出一个苹果一把水果刀，小心翼翼削好苹果切成小块放在塑料盆里，推到老先生面前，两人一起

用牙签插着苹果有滋有味地食用。吃完苹果，老太太又拿出两小袋牛奶两根吸管，一人一袋，慢悠悠地吮吸着。有时候，老太太还会变魔术似地从帆布大包里找出一副扑克牌，老两口沐浴着阳光，面对面打扑克。艳阳就像金色的舞台灯光，把两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家定格在天鹅湖畔。

打了一会儿牌，老太太微笑着说：

“老头子，你输了！”

老先生乐呵呵地咧了咧嘴，口水从面瘫的嘴角边流淌下来，老太太从帆布大包里挑出一包餐巾纸，抽出一张，伸手为老先生擦擦嘴角，又用同一张纸巾擦擦自己的嘴巴。

耄耋伉俪相濡以沫的情景，羡煞了旁人。

时常有年轻的小夫妻驻足感叹：

“你看，你看那老两口……”

“嗯嗯，小日子过得……滋润！”

有一天，老两口好像闹别扭，老先生冷着脸站在湖边看嬉戏的黑天鹅，老太太抿着嘴离他几步远，背对着老先生看草地里的灌木丛。我散步从他们身旁走过，装着不经意的样子。其实，我眼睛的余光一直在关注他们。沿着天鹅湖走了几个来回，终于看见两个老小孩停止了“木头人”游戏，老先生在前，老太太在后，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回家去了。

疫情以后，我们小区的管理越来越严格，进入大门需要打卡，那两个相依相随的老人就再也没有来天鹅湖散步。有一天，遇见老两口的朋友，问起他们的近况。老人家告诉我，那老夫妻俩年轻时也曾吵过架闹过离婚，因为双方都心疼孩子，才勉强维持婚姻。退休以后，老太太患了癌症，老先生在病榻旁日夜陪伴。老

太太出院了，老先生又因中风卧床不起，老太太又成了老先生的贴身陪护。他们唯一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，照顾年迈的父母心有余力不足，老两口也不愿意拖累孩子，他们竭尽全力自己照顾自己。

邻居们常常看见老两口一起挤在厨房间里忙碌，一边摸摸索索淘米洗菜，一边絮絮叨叨唠家常。

老先生中风以后耳朵有些失聪，老太太就提高嗓音说话：“哎呦呦，我又忘记醋放在哪儿了？”

老太太患病以后视力有些受损，老先生就拿着醋瓶子递过去：“喏，就在你右手边。”

“啊呀呀，锅里的水好像开了？”

“欸，我把炉火开小了。”

老太太凑近老先生的耳垂说：“老头子，你是我的眼睛，我是你的耳

朵。我倆两个人老了老了，倒活成了一个人。”

老先生转动着不太灵活的舌头说：“老太婆，我倆两个，瞎子靠靠棒，棒靠靠瞎子。我不嫌弃你……你也不嫌弃我。”

人世间好多夫妻，大概都要到尘埃即将落定的垂暮之年，才会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里，发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独一无二的情愫。才会重新感知相濡以沫的伴侣，真正懂得彼此欣赏彼此珍惜。

曾经的激情都已经沉淀，琐碎成了生活的主题。然而，只要心里有温情，普通的日子也可以成为弥足珍贵的人生！我有些想念那一对耄耋伉俪了，可惜两位老人的肢体语言太过吸引我，我竟然想不起他们的穿着和相貌了。

